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魏太祖置酒漢濵閔内侯王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竒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内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何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

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

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法曹掾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知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

祖殺之以謝於柔

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為廷尉又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心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輙議於槐棘之下自今

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

文帝踐阼散騎常侍王象薦楊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寛内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隣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静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

熈帝之載

明帝即位何曾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黄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淨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内虚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恱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詘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

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
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
蔣濟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
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
臣秉事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祗肅夫大
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
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
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輙云中

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内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内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潜神黙思公聽

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
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
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巳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
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奬當
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効一官忠信竭命
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太和中樂安㢘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散騎黄門侍
郎杜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㢘昭奏左丞曹璠以

罰當闕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幾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

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

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
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
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賢
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
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
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
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必曰私報所憎譽
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

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時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

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
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
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
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
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
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
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
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恠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

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恠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絶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

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世治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

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為奉公審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

喜干迕者也廹於道自強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

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崔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為海内所師表者竊見司隷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貞不回則

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明帝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劉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

要策謀之士賛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竒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埀優游之聽使劭承清問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燿日新矣

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禄

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納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

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
遲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
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
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
實厚者也
中領軍桓範薦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
之時以策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晋文行舅
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

勑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

齊王即位曹爽使弟羲爲表薦司馬懿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

之應猥與太尉司馬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

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湯武襃功以伊吕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録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虚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内外所向

三也加之者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於方叔名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

安定太守孟達薦王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宰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

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説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爲効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戸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比者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反受恩深厚無以報

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

吳孫權時步隲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

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陸遜拜上大将軍右都護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将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無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

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孫休時西陵督陸胤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颶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

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肩結以恩信者也

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内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今之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賛唐虞康哉之頌江邉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孫皓即位樓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以應對切

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立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覈為東觀令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埀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

天同極日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随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

晉武帝以劉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禄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

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論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大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

宰輔之任不可諂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殺前為司隷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尭之誅不能稱尭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机閣毅使絶人倫之路

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禄勲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禄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髙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

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至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令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宣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帝以會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王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禀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

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惠帝時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御史中丞傅咸上書曰臣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

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

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著作郎陸機薦賀循等上奏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

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

懐帝時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杜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

欽賢俊彦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絶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脩僚東宫忠恪允著夷清虚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

元帝為瑯琊王鎮建康時安東司馬王導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賔禮故老存問風俗虚已傾心以招俊乂況

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時事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

迄於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淩遲不遵法
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
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
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
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
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西閤祭酒丁潭上書曰為
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

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也

元帝時江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

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

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

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技道無游人不過一㔹豐稔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禄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

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御史中丞周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

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簒漢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絶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簒奪之

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勳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

亦昔之亮也雖陛下秉奕世之徳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宫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説乃更以危為安以踈易親放逐舊徳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

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逆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

明帝時尚書右僕射紀瞻謂郗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

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畧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内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

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

成帝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虞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

而動伏見前賢良䖍喜天挺貞素髙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强識鑚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静味道無風塵之志髙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紓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賛大化二則敦厲薄俗穆帝時安西將軍桓温薦譙秀表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静一流競伏惟

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絶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式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

節王立誓不降辱杜門絶跡不靣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静頽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高祖時甯子先上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

其人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
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
征吉著於幽賁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蔿
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
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
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
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鈌叙用得賢受賞失
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

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報咎在已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爭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盍宜使求賢闢於廣塗考績取其必殿若才實拔群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蒞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

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

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文帝元嘉九年詔内外百官舉才江夏王義恭上表曰

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騂騮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竇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凝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慼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邱園息賔盛世貧約而苦内無改

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加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賛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邱勳勇旣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邉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蒞惟艱南中夐遠風謡迴隔蠻獠狡竊邉氓荼

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奬

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表薦王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允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

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
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幸
路絶勢門上品猶常裕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
貌竊見秘書丞琅琊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内冠
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彦輔名教之樂
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
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虚位
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

後魏太武帝時僕射郭祚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何第景明二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

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今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别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総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孝文帝太和三年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禄文明太后

令名群臣議之尚書中書監高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禄重下者禄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禄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

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頹天下幅裂海内未一民户耗减國用不充俸禄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禄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闚覦絶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

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

宣武帝景明初洛陽縣獲白鼠散騎常侍盧昶奏曰謹案典瑞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

咎彰必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徽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始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

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頴之地率戶從戎河蔡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繁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遥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閈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令長牧守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

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掛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戒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輙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叡哲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妄棄之於市則九官勿

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孝明帝時光祿大夫右丞張普惠上疏曰臣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霆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别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駿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

之仰尋世宗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内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皁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絶之遂使如綸之旨頊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絶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

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為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撃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沓所由生慢勃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撓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峻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内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與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

明閒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叅差各稱其任且一日從軍征戍若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顧以三宅革心選進顧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

毗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
尚書右丞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辛雄上疏
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
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熈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
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
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
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
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

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將相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

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甇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益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

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整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寛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静民便恐無日

北齊文宣帝時制詔問求賢審官秀州長史樊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駕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葢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賔王鱻有優劣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

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
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之明命光華
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
職漢家神鳳憇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将改號上膺列宿
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修德日
新廟㒺歌鐘王勲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
之公世絶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
姓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從未

必稽首天師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
但使帝德休明自强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桀
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
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盐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
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
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拆而還斂詩稱
多士易載群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隋文帝時國子博士何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髙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决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

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計其賢明理

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彦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畀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吕望傅説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

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
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
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廻互子午糜耗飲
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
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
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

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庻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

開皇四年治書侍御史栁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帝善之干子竟免

帝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彧又上䟽諫曰自古

帝王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帝嘉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